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與韋尚書書

韋元二年尚書東都留守

韋元二年李揆為

禮部尚書

韋元二年李揆為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汚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階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與童之誦者蓋為其能明古以諭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韋元二年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山野過為知己猥見稱譽等在鄉選名汚上第退而

知耻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途喪亂奔走江海當死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諱避三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

上元二年韋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次留文集

卷二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今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為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

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
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
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
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喻
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聞之遊東家則曰公之
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
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
亦如聞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
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為辯之然後鄰家通
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
方相聞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
公閣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
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
污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
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
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
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
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負散冗

者為子孫計牙白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
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
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
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
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其者以身徇名利
齒於奴隸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
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
削人多相榮其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
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
籍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何昌裕為戶部員外

次山文集七

四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
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
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中昔年在山野曾作愚
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
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為之
玄絲為綾次山自衣帶中裘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
辱其嗤誚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
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
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

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為之也腰擔為裳短襟為衣
裳下及屨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
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
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
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
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
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公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
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

八〇次山集七

五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
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
于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
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
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
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兵興
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
方祖師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
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

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污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次山叢書七

六

別王佐弼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弼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弼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弼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弼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云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卜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
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
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
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
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
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
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
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

次山文集七

七

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
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持命吾欲聽之次
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
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
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
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
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年能補舟數千里
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

之阿世如君何收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奇恠陽華之殊異漈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

卷之七

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勲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技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逡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樂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于灊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
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
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
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
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
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
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
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
胡賴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
史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
士有知及也汝山文集七能收引乎二二三賦送遠之什以系此

云

問進士

永泰二年
道州附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強
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
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
尚不消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
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
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見

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
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任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
不離一尉至于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
得至焉今商賈賤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間太者上汚
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
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悽惶於
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
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次山文集七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禾
稻亦滿人家粮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
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
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雀鼠猶餓至于百姓
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為
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
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
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繼
遇凶年亦無灾患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錢二千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惰遊而已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無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

〇卷文集七

十一

禮何篇可剛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駟僮與僮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卧水而温何人恩信過於田橫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坯而道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不為悉說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八

時議三篇有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齎進士元結表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姦逆尚餘今山父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

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
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
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
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
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
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
恨陵廟為凶逆傷汚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
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解親
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
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謙
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
常備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
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
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
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倚帝恩諧臣戲官怡愉天顏
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
自己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
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
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
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
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
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
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
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
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
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
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水史集

五

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
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
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
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
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
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
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
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先怨生矣豈
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內吾屬議於
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慇懃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

王之道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義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疆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疆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疆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彊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謀國猶豫宜往門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

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
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
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
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
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
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子不敢
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
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
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
荒溼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
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
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
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
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
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
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
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
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
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弼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
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

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
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
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
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
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
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
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
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
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
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

文粹矣
作乎

寤

五言論

文山文集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
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
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
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寤婢一人在人主
左右以寤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
湯未侯侯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
一歲婢寤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苦寤則
假寤其言似不怨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
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引寤婢自辨辭說云云侯寤

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
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
有知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
侯納客為上賓復反方六其奴命曰寤良氏子孫世在
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譏諫人主悔過
追謨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
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知郤侯夷
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

次山文集八

八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
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
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
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擢家奴齒以
售邪妾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
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闈丐

性命於臣妾丐索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類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甕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卷八

九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

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

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
規檢之徒則柰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黎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
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鹿為二賢羞賓客何
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豺
為麋鳥為鷓鴣蝦蟇為兔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
德方次山之羞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
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
恐虎窟公城豺遊公庭梟集公楹群蛙匝公而鳴敢

○次山文集八

十

以不然之論返化君英賈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
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
然後羞於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
諂媚為公直化姦逆為忠信化競進為退讓化刑法
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涵純樸豈止
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
化虎之論

辯惑二篇 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
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為勸懼

之方

上篇

昔南陽朱公叔為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惧罪自去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時之過公叔之為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蓋欲禁貪邪絕兇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為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為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為盜具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類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為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衆興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焉惑者曰興先能糾劾過惡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長耶何得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

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
興先則乳主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為惑者聽我商
之嗚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
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名御故為善者
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
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愆慙乃能措刑殺致太平
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
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
為是也乎衆人之感喻無

喻友

卷之八

十三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

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

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曠五拜不識禮度

恐有諛良士言汗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

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已而

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

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

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立園潔

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飢寒切之不

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

